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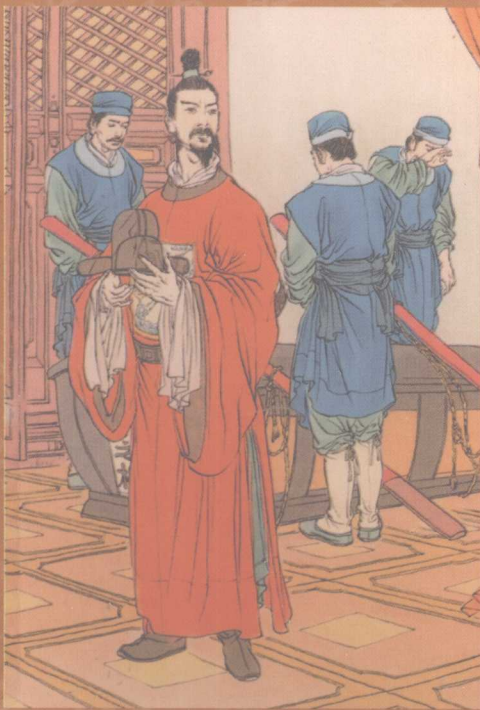
中国公案小说

· 理想藏书系列 ·

李品武 主编

贰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公案小说



第二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二卷 目录

狄公案

-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1)
-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3)
-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5)
-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8)
- 第五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10)
-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12)
- 第七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15)
- 第八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17)
- 第九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19)
- 第十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 (21)
- 第十一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24)
- 第十二回 说对联猜疑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26)
- 第十三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29)
-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32)
-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34)
- 第十六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盗····· (37)
-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39)
- 第十八回 蒲萆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42)
-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44)



中国公案小说

第二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情审案

- 第二十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情审案 (47)
-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49)
-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听哑语细察行迹 (52)
-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54)
-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57)
-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恺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60)
-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62)
-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65)
-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67)
-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70)
-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72)
-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闻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75)
-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77)
-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80)
-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83)
-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85)
-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88)
-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90)
-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93)
-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95)
-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98)
-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101)
-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104)
-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107)
-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110)
-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114)
-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117)
-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120)
-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123)
-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127)
-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129)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132)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134)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137)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140)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142)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145)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148)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150)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153)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155)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158)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161)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163)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166)

蓝公案

卷 上

五营兵食	(169)
三充盗尸	(171)
邪教惑民	(173)
幽魂对质	(174)
葫芦地	(175)
没字词	(177)
龙湫埔奇货	(178)
死丐得妻子	(179)
贼轻再醮人	(180)
兄弟讼田	(182)



闽广洋盗·····	(183)
卓洲溪·····	(187)
改甲册·····	(189)

卷 下

云落店私刑·····	(190)
三山王多口·····	(193)
西谷船户·····	(194)
忍心长舌·····	(198)
仙村盗·····	(200)
尺五棍·····	(203)
林军师·····	(205)
山门城·····	(207)
猪血有灵·····	(210)
古枢作孽·····	(212)
蜃楼可畏·····	(213)



狄公案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诗曰：

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宽猛相平思吕杜，严苛是尚恶申韩。

一心清正千家福，两字公明百姓安。

惟有昌平旧令尹，留传案牘后人看。

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故官清则民安，民安则俗美。举凡游手好闲之辈，造言生事之人，一扫而空之。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即间有不屑之徒显于法纪，而见其刑罚难容，罪恶难恕，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宜无不革面洗心，改除积习。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正，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要能上保国家，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下治百姓，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无论民间细故，即宫闱细事亦静心审察，有精明之气，有果决之才，而后官声好，官位正，一清而无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尧舜之时有皋陶，汉高之时有萧何，其申不害、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若不察案之由来、事之初起，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则虽称快一时，必至沉冤没世，昭昭天报，不爽丝毫。若再因赂而行，为贪起见，辄自动以五木，断以片言，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上清宫闱，下安百姓，岂可得哉。间尝旷览古今，博稽野史，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做案之奇，访案之细，破案之神，或因秽乱春宫，或为全其晚节，或图财以害命，或因奸以成仇，或误服毒猝致身亡，或出戏言疑为祸首，莫不无辜牵涉，备受苦刑。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变言易服，细访微行，阳以为官，阴以为鬼，年至得其情，定其案，白其冤，罹其辟，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春风倦人，日闲无事，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以供众览。非敢谓警世醒俗，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

诗曰：

备载离奇事，欽心往代人。

廉明公正者，千古大冤伸。

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其时武后临朝，四方多事。当朝有一位大臣，姓狄名仁杰，号德英，山西太原县人。其人耿直非常，忠心报国，身居侍



郎平章之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张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荐。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狄仁杰犯颜力争，奏上一本，说：“陛下立太子，千秋万岁配食太庙。若立武三思，自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因此才恍然大悟，除了这个念头，退政与中宗皇帝。就称仁杰为国老，迁为幽州都督。及至中宗即位，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此皆一生的事迹，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说他是个忠臣。殊不知这许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所以后人易于知道，还有未载在国史而流传在野史上的，那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不但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不但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所以武后自僭位以来，举凡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下至民间奇怪案件，皆由狄公剖断分明。自从父母生下他来，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攻书上学目视十行自不必说，到了十八岁时节，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名，先举了明经，后调为汴州参军，又升授并州法曹。朝廷因他居官清正，就迁他为昌平令尹。到任以来，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词讼，自是他的余事。手下有四个亲随，一个姓乔，叫乔泰；一个姓马，叫马荣，这两人乃是绿林的豪客。这日他进京公干，遇了这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仁杰见马荣、乔泰皆是英雄气派，而且武艺高明，心下想道：“我何不将此人收服，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方不埋没了他这身本领。”当时不但去躲避，反而挺身出来，招呼他两人站下，历劝了一番。哪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说：“我等为此盗贼，皆因天下纷纷，乱臣当道，徒有这身本领，无奈不遇识者，所以落草为寇，出此下策。既是尊公如此厚义，情愿随鞭执鐙，报效尊公。”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其余一个姓洪，叫洪亮，即是并州人氏，自幼在狄家使唤。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无论何事，皆肯前去，到了办事的时节又能见机揣度，不至卤莽。此人随他最久。又有一个姓陶，叫陶干，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后来改邪归正，为了公门的差役。奈因仇家太多，时常有人来报复，所以也投在狄公麾下，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从昌到平任之后，这四人皆代他私行暗访，结了许多疑难案件。

这一日，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知道是出了案件，赶着穿了冠带，升坐公堂。两班皂吏齐集在下面。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形色仓皇，汗流满面，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狄仁杰随令差人将他带上，在案前跪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有何冤抑，不等堂期控告，此时击鼓何为耶？”那人道：“小人姓孔，名叫万德，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家有数间房屋，只因人少房多，故此开了客店。数十年来，安然无事。昨日向晚时节，有两个贩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氏，因到外路办货，路过此地，因天色将晚，要在这店中住宿。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当时就将他住下。晚间饮酒谈笑，众人皆知。今早天色将明，他两人就起身而去。到了辰牌时分，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说：‘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准是你图财害命，将他治死，把尸首抛在镇口，贻害别人。’不容小人分辩，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大言恐吓，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

不然‘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这不是你移尸灭迹？’因此小人情急，特来请大老爷伸冤。”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将他这人上下一望，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无奈是人命巨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将他放去，乃道：“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单说是你？想见你不是良善之辈，本县终难凭信，且将地甲带来核夺。”

下面差役一声答应，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满脸的邪纹，斜穿着一件青衣。到了案前，跪下道：“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见太爷请安。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盘问。若不是他图财害命，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而且孔万德说他动身时天色将明，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即使在路遇见强人，岂无一人过此看见？问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这是显见的情节，明是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此乃小人的承任。凶手既已在此，求太爷审讯便了。”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甚是在理，回头望着孔万德，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乃道：“你两人供词各一，本县未经相验，也不能就此定夺。且待登场之后，再为审讯。”说着，将他两人交差带去，随即传令伺候，预备前去相验。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预备前往相验。自己退堂，令人传了仵作，发过三梆，穿了元服，当时带了差役人证，直向六里墩而来。所有那一路居民，听说出了命案，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必能伸冤理枉，一个个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到了下昼时分，已至镇上，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前来迎接。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然后下轿说道：“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然后登场开验。”说着，先到了客店门首，果见两个尸身倒下面，委是刀伤身死。随即传胡德问道：“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赶着回道：“太爷恩典。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故将两口尸骸杀死，抛弃在镇口，以便随后抵赖。小人不能牵涉无辜，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求太爷明察。”狄公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汝这狗头，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是在公人役，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万德是否有意害人，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汝当先行报县，说明缘故，等本县相验之后，方能请示标封。汝为何藐视王法，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然后再严刑拷问。”说着令差役重打了二



百刑杖。登时喊叫连天，皮开肉绽。所有那镇上的百姓，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被胡德诬害，无奈是人命案件，不敢掺入里面。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众人已是钦服，说道：“果然名不虚传，好一位精明的清官。”

当时将胡德打毕，他仍是矢口不移。狄公也不过为苛求，带着众人到了孔家里面，向着孔万德问道：“汝家虽是这十数间房屋，但是昨日客人住在哪间屋内？汝且说明。”孔万德道：“只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东边两间，是厨房。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惟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不免总有银钱，恐在前进不甚妥贴，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指着上首那间房屋。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果见桌上仍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床面前尚摆着两个夜壶。看了一遍，实无形影，恐他所供不实，问道：“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以外别无一客么？”孔万德道：“此外尚有三个客人，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那两个是主仆两人，由河南至此，现因抱病在此，尚在前进睡卧呢。”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说是：“姓高，名叫清源，历年做此生理，皆在此处投寓。昨日那两个客人，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夜间并未听有喊叫。至他为何身死，我等实不知情。”复将那个仆人提来，也是如此说法。且言主人有病，一夜未曾安卧，若是出有别故，岂能绝无动静。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皆说非孔万德杀害，心下更是疑惑，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仍然无一点痕迹，心下说道：“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若是在这屋内，就作那三人帮同抵赖，岂能一点形影没有？”自己疑惑不定，只得出来。

到了镇口，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散在四处，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皆说不知情节，因早间过路人来，方才叫唤起来，知道出了这案，因此唤了地甲。细细查访，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狄公心想道：“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此时天色已晚，谅也不能相验，我先且细访一夜，看是如何，明早验后再议。”想罢，向着那乡董说道：“本县素来案件随到随问，随问随结，故此今日得报，随即前来踏勘。但是这命案重大，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本县且在此处权住一宵，明早再行开验。”当时吩咐差役小心看管，自己到了公馆，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招呼众人退去。随将洪亮喊来，说道：“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本县惟恐这胡德做了这事，反来自己出首，牵害旁人。你且先去细访一会，速来回报。”

洪亮当即领命出来，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并几个值日的差役，说道：“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又没有苦主家，又没有事主，眼见得孔老爹是个冤抑。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也不能无辜罗唆好人，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胡德是此地地甲，难道一杯酒饭也不预备？我等也不是白扰的，太爷的清正谁不晓得？明日回衙之后，总要赏给工食，那时我们也要照还。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赵三听见洪亮发话，赶着上来招呼道：“洪都头不必生气，这是我们地甲为案缠手，忘却叫人预备。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我小人奉请一杯，就在镇上东街酒楼，胡乱吃一顿罢。”说着，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

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知是为命案来此，赶着上来问长问短，摆上许多酒肴。洪亮道：“我等不比寻常差役，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拿着事主用钱，然后还索取些银两走路。你且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吃两杯酒就算了，共计多少饭钱，随后一总给你。”说着，大家坐下。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为乔泰马荣两人押在孔家，当时向着赵三说道：“你家头儿也太疏忽了，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今日回来知道这案件，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人家不肯，就生出这个毒计，移尸在他家门首，岂不是心太辣了么？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的？此乃眼前地方，怎么连你们巡更皆逡巡不到？现在太爷打了他二百刑杖，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你看，这不是自讨苦吃么？”赵三道：“都头，你不知内里情节。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故敢说出这话。我们这个地甲，因与孔老儿有仇，凡到年节，他止肯给那几个铜钱，平时想同他挪一文，他皆不行。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输了一身的欠帐，到了天亮之时，正是不得脱身，忽然镇上哄闹起来，说出了命案。他访知是孔家出来的人，因此起了这个恶念，想得他几百银子还那赌帐，不意太爷如此清明，先将他责罚了一顿，岂不是个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么？但这案件也真奇怪，明明是天明出的事，我打过五更之后方才由彼处回来，一觉未醒就有了这事。孔老儿虽是个吝啬的人，我看这件事他决不敢做。”

洪亮听了他这番话，也是含糊答应，想道：“照他说来，这事也不是胡德了，不过想讹诈他几两银子。现在所欲未遂，重责了二百大板，也算得抵了这罪。但是凶手不知是谁，此事倒不易办。”当即狼吞虎咽吃完酒饭，算明帐目，招呼他明日在公馆收取；自己别了大众，来到狄公面前，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狄公道：“此案甚是奇异。若不是这胡德所为，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露了银钱，被歹人看见，尾随到此，今早等他起行的时节，措手不及伤了性命。不然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本县既为民父母，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方能上对君王，下对百姓。且待明日验后如何，再行核夺便了。”当时洪亮退了出来，专等明早开验。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却说狄公听洪亮一番言语，知不是胡德所为，只得等明日验后再核。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用了早点，命人在尸场伺候。所有那些差役，早已吩咐到了孔家门口。

不多一会，狄公步出公馆，登场在公案坐下，先命将孔老儿带来，说道：“此案汝虽不知情节，既是由汝寓内出去，也不能置身事外，且将这两人姓名说来，以便按名开验。”孔老儿道：“这两人前晚投店时，小人也曾问他，一个



说是姓徐，那一个说是姓邵。当时因匆匆卸那行李，未暇问着名字。”狄公点点首，用朱笔批了徐姓男子四字，命仵作先验这口尸首。只见仵作领了朱批，到了场上，先把左边那尸身与赵三及值日的皂役抬到当中，向着狄公禀道：“此人是否姓徐，请令孔万德前来看视。”狄公即叫孔老儿到场上去看。老儿虽是骇怕，只得战战兢兢地走到场上，但见一颗鲜血的人头牵连在尸腔上面，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满，勉强看了，说道：“此的是前晚住店的客人。”仵作听报已毕，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将尸身仰放在上面，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细细验了一会。只听报道：“男尸一具，肩背刀伤一处，径二寸八分，宽四分；左肋跌伤一处，深五分，宽径五寸等；咽喉刀伤一处，径三寸一分，宽六分，深与径等；治命。”报毕，刑房填了尸格，呈在案上。狄公看了一会，然后下了公座，自己在尸身上下看视一周。与所报无异，随即标封放下，令人取棺暂厝，出示招认。复又入座，用朱笔点了邵姓。仵作仍照前次的做法，将批领下，把第二个尸身抬到上面，禀令孔老儿去看。孔老儿到了场上，低头才看，不禁一个筋斗吓倒在地，眼珠直向上渺，口中喃喃的直说不出来。狄公在上面见了这样，知道有了别故，赶着令洪亮将他扶起，等他舒醒过来，说明了再验。尸场上面，那许多闲人团团围住，恨不得立刻验毕，好回转城去。忽见孔老儿栽倒地下，一个个也是猜疑不定，反而息静无声，望着孔老儿，等他醒来，究为何事。此时洪亮将他扶坐在地下，忙令他媳妇取了一盏糖茶灌了下去。好容易方醒转过来，嘴里只说道：“不不……不好了，错……错了。”洪亮赶着问道：“老儿你定一定神，太爷现在上面等你禀明是谁错了。”老儿道：“这尸首错了。前晚那个姓邵的是个少年男子，此人已有胡须，哪里是住店的客人？这人明明的是错了，赶快求太爷伸冤呀。”仵作同洪亮听了这话，已是吓得猜疑不定，随即回了狄公。狄公道：“哪里有此事！这两口尸首昨日已在此一天，他为何未曾认明？此时临验，忽然更换，岂不是他胡言搪塞！”说着将孔老儿提到案前，怒问了一番。孔老儿直急得磕头大哭，说道：“小人自被胡德牵害，见两口尸骸移在门，已是心急万分，忙忙进城报案，哪里敢再细看尸身！且这人系倒在那姓徐的身下，见姓徐的不错，以为他也不错，岂料出了这个疑案！小人实是无辜，总求太爷开恩。”狄公见他如此说法，心下想道：“我昨日来，见尸骸却是一上一下倒在这面前。既是他说讹错，这案倒有些眉目，不难访破了。且带胡德来细问。”

当时招呼带地甲，胡德听见传他，也就带着刑伤，同乔泰两人走上前来。狄公道：“汝这狗头，移尸诬害，既说这两人为孔万德杀害，昨日由镇口移来，这尸身面目自必亲见过了，究竟这两人是何形样，赶快供来。”此时胡德已听见说是讹错，现在狄公问他这话，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寻凶手，赶着禀道：“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且近在咫尺，故尔说他杀害。至那尸身，确是一个少年，那一个已有胡须。因孔万德不依小人停放，两人匆匆进城，以至并在一处。至是否讹错，小人前晚未曾遇面，不敢胡说。”狄公当时又将胡德打了一百，说他报案不清，反来牵涉百姓。随即又将那三个客人传来问讯。皆说前晚两人俱是少年，这个有胡须的实未投店，不知何处人氏，因何身死。狄公道：“既是

如此，本县已明白了。”随即复传仵作开验。只得如法行事，将血迹洗去，向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左手争夺伤一处，宽径二寸八分；后背跌伤一处，径三寸，宽五寸一分；肋下刀伤一处，宽一寸三分，径五寸六分，深二寸二分；治命。死后胸前刀伤一处，宽径各二寸八分。”报毕，刑房填了尸格。狄公道：“这口尸棺且置在此处，这人的家属恐离此不远，本县先行标封，出示招认，俟凶手缉获，再行定案。孔万德交保释回，临案对质。胡德先行收禁。”吩咐已毕，随即离了六里墩。

一路进城，先到县庙拈香，然后回到衙门，升了公座，各役排衙已毕，退入后堂。一面出了公文，将原案即尸身尺寸形象录明，移文到湖州本地，令他访问家属。随后又请邻村缉获。这许多公事办毕，方将乔泰、马荣传来，说道：“此案本县已有眉目，必是这邵姓所为，务必将此人缉获，此案方可得破。汝两人立刻前去探访，一经拿获，速来回禀。”两人领命前去。复又将洪亮喊来，说道：“那口无名的尸骸，恐即是此地人氏，汝且到四乡左近访察。且恐那凶手未必远扬，匿迹在下乡一带，俟风声稍息然后逃行，也未可知。”洪亮领命去后，一连数日皆访不出来。狄公心下急道：“本县莅任以来，已结了许多疑案。这事明明地有了眉目，难道竟如此难破？且待本县亲访一番。再行定夺。”想罢，过了一夜。

次日一早，换了微行衣服，装成个卖药医生，带了许多药草，出了衙署；先到那南乡官路一带大镇市上走了半日，全无一人理问。心下想道：“我且找一个宽阔的店，铺下这药草，看是有人来否。”想着，前面到了个集镇，虽不比城市间热闹，却也是官场大路，客商士宦秦集其间。见东北角有个牌坊，上写着“皇华镇”三字。走进坊内，对面一个大大的高墙，中间现出一座门楼。门前竖着一块方牌，上写着“代当”两字。狄公道：“原来是个典当。我看此地倒甚宽阔，且将药包打开，看有人来医治。”想罢，依着高墙站下。将药草取出，先把那块布包铺在地下，然后将所有的药铺列上面，站定身躯，高声唱道：“南来北往体便休，只知欢喜不知愁。世间缺少神仙术，疾病来时不自由。在下姓仁，名下杰，山西太原人氏。自幼博采奇书，精求医理，虽非华佗转世，也有扁鹊遗风。无论男妇方脉，内外各科，以及疑难杂症，只要在下面前，就可一望而知。对症发药，轻者当面见效，重者三日病除。今因访友到此，救世扬名，哪位有病症的前来请教。”喊说了一会，早拥下了许多闲人，围成一个圈子。狄公细看一回，皆是些乡间民户，你言我语，在那里议论。内有一个中年妇人，弯着腰，挤在人丛里面，望着狄公说毕，向上问道：“先生如此说，想必老病症皆能医了？”狄公道：“然也。若无这样手段，何能东奔西走，出此大言？汝有何病，可明说来，为汝医治。”那妇人道：“先生说一望而知，我这病却在这心内，不知先生可能医么？”狄公道：“有何不能！你有心病，我却有心药。汝且转过面来，让我细望。”说着，那妇人果脸向外面。狄公因他是个妇女，自己究竟是个官长，虽然为访案起见，在这人众之间殊不雅相，当即望了一眼，说道：“你这病，我知道了，见你脸色干黄，青筋外露，此乃肝旺神虚之像。从前受了郁闷，以致日久引动肝气，饮食不调，时常心



痛。你可是心痛么？”那妇人见他说出病原，登时说道：“先生真是神仙，我这病已有三四年之久，从未有人看出这缘故，先生既是知道，不知可有医药么？”狄公见他已是相信，想就此探听口气。不知这妇人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却说狄公见那妇人相信他医理，欲想探他的口气，问道：“你这病既有数年，你难道没有丈夫、儿子，代你请人医治，就叫你待病延年么？”那妇人见问，叹了一口气道：“说来也是伤心，我丈夫早年久经亡故，留下一个儿子，今年二十八岁。向来在这镇上开个小小绒线店面，娶了儿媳，已有八年。去年五月端阳，在家赏午，午后带着媳妇同我那个孙女，出去看闹龙舟。傍晚我儿子还是如平时一样，到了晚饭以后，忽然腹中疼痛。我以为他是受暑所致，就叫媳妇服侍他睡下。哪知到了二鼓以后，忽听他大叫一声，我媳妇就哭喊起来，说他身死了。可怜我婆媳两人，如同天塌下来一般，眼见得绝了宗嗣；虽然开个小店，又没有许多本钱，哪里有现钱办事？好容易东挪西欠，将我儿子收殓去了。但见他临殓时节，两只眼睛如灯球大小，露出外面。可怜我就此伤心，日夜痛哭，得了这心疼的病症。”狄公听他所说，心下疑道：“虽然五月天暖，时候或者不正，为何临死喊叫？收殓时节又为什么两眼露出，莫非其中又有别故么？我今日为访案而来，或者这邵姓未曾访到，反代这人伸了冤情，也未可知。”乃道：“照此讲来，你这病更利害了。若单是郁结所致，虽是本病，尚可易治。此乃骨肉伤心，由心内怨苦出来，岂能暂时就好？我此时虽有药可治，但须要自己煎药配水，与汝服下，方有效验。现在这街道上，焉能如此费事？不知你可定要医治。如果要这病除根，只好到你家中煎这药，方能妥当。”那妇人听他如此说法，踌躇了半晌，说道：“先生如肯前去，该应我这病要离身。但是有一件要与先生说明。自从我儿子死后，我媳妇苦心守节，轻易不见外人。到了下昼时分，就将房门紧闭。凡有外人进来，她就吵闹不休，说她青年妇道，为什么婆婆让这班人来家。所以，我家那些亲戚皆知她这个缘故，从没有男人上门，近来连女眷皆不来了。家中只有我婆媳两个，午前还在一处，午后就各在各人房内。先生如去，千万仅在堂屋内煎药，煎药之后，随即出去，方好。不然，她又要同我吵闹了。”狄公听毕，心下更是疑惑，说道：“世上节烈的人也有，她却过分太甚。男人前来不与她交言，固是正理，为何连女眷也不上门？而且午后就将房门紧闭，这就是个疑案。我且答应她前去，看她媳妇是何举动。”想毕，说道：“难得你媳妇如此守节，真是令人敬重。我此去不过为你治病，只要煎药之后，随即出来便了。”那妇人见他答允，更是欢喜非常，说道：“我且回去先说一声，再来请你。”狄公怕他回去为媳妇阻

挡，赶着道：“此事殊可不必，早点煎药毕了，我还要赶路进城做点生意。谅你这苦人也没有许多钱酬谢我，不过是借你扬名，就此同你去罢。”说着，将药包打起，别了众人，跟着那妇人前去。

过了两三条狭巷，前面有一所小小房屋，朝北一个矮门。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子，约有六七岁光景，远远见那妇人前来，欢喜非常，赶着跑来迎接，到了面前，抓住那妇人衣袖，口中直是乱叫，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个手指东画西，不知为着何事。狄公见他是个哑子，乃道：“这个小孩子是你何人？为何不能言语？难道他初生下来就是这样么？”说着，已到了门首。那妇人先推门进去，拟到里面报信。狄公恐他媳妇躲避，接着也进了大门，果是三间房屋。下首房内听见有人进来，即走出房门，半截身躯向外一望，却巧与狄公对面。狄公也就望了一眼，但见那个媳妇年纪也在三十以内，虽是素妆打扮，无奈那一副淫眼露出光芒，实令人魂消魄散。眉梢上起，雪白的面孔，两颊上微微的晕出那淡红的颜色，却是生于自然。见有生人进来，即将身子向后一缩，扑咚的一声将房门紧闭。只听在里面骂道：“老贱妇，连这卖药的郎中也带上门来了。才能清静了几天，今日又要吵闹一晚，也不知是哪里的晦气。”

狄公见了这样的神情，已是猜着了八分：“这个女子必不是个好人，其中总有缘故。我既到此，无论如何毁骂也要访个底细。”当时坐下说道：“在下初次到府，还不知府上尊姓，方才这位女孩子，谅必是令孙女了？”那妇人见问，只得答道：“我家姓毕，我丈夫叫毕长山，我儿子学名叫毕顺。可怜他身死之后，只留下这八岁的孙女。”说着，将那个女孩拖到面前，不禁两眼滚下泪来。狄公道：“现已天色不早，你可将火炉引好，预备煎药。但是你孙女这个哑子，究竟是怎样起的？”毕老妇道：“这皆是家门不幸。自幼生他下来，真是百般伶俐，五六岁时，口齿爽快得非常。就是他父亲死后未有两月光景，那日早间起来，就变做这样。无论再有什么要事，虽是心里明白，嘴里只说不出来。一个好好的孩子成了废物，岂不是家门不幸么！”狄公道：“当时他同何人睡歇？莫非有人药哑么？你也不根究。如果是人药哑，我倒可以设法。”那妇人还没答言，只听她媳妇在房内骂道：“青天白日，无影无形的混说鬼话！骗人家钱财，也不是这样做的。我的女儿终日随我在一处，有谁药他？从古及今，只听见人医兽医，从未见能医哑子的人。这老贱妇只顾一时高兴，带这人来医病，也不问他是何人，听他如此混说。儿子死了也不伤心，还看得寡妇媳妇清静。”唠唠叨叨说个不了。那妇人听他媳妇在房叫骂，只是不敢开口。狄公想道：“这个女子必是有了外路，皆因老妇不能识人，以为她安心守节。在我看来，他儿子必是他害死。天下的节妇未有不是孝妇，既然以丈夫为重，丈夫的母亲有病岂有不让他医治之理？这个女孩子既是他亲生所养，虽然变了哑子，未有不问她病好之理，听见有人能医，就当欢喜非凡，出来动问，怎么全不关心，反而骂人不止？即此两端，明明的是个破绽。我且不必惊动，回到衙中再为细访。”当时起身，说道：“我虽是走江湖的朋友，也要人家信服，方好为人医治。你家这女人无故伤人，我也不想你许多医金，何必作此闲气！你再请别人医罢。”说着，起身出了大门。那妇人也不敢挽留，只得随他而去。



狄公到了镇上，见天色已晚：“此时进城已来不及了，我不如今晚在此权住一夜，将此案访明白了，以便明日回衙办事。”想罢，见前面有个大大的客店。走进门来，早有小二前来问道：“你这郎中先生，还是要张草铺暂住一夜，还是包个客房居住？”狄公见里面许多房屋，车辆客载摆满在里面，说道：“我是单身过客，想在这镇上做两日生意，得点盘缠，若有单房最好。”小二见他要做买卖，登时答应：“有有。”随即将他带入中进，走到那下首房间，安排住下。知他没有行李，当时又在掌柜的那里租了铺盖。布置已毕，问了酒饭，狄公道：“你且将上等小菜端一两件来下酒。”小二应毕，先去泡了一壶热茶，然后一件件送了进来。狄公在房中吃毕，想道：“这店中客人甚多，莫要那个凶手也混在里面。此时无事，何不出去查看查看？”自己一人出了房门，过了中进，先到店门外面望了一回。已交上灯时候，但见往来客商仍然络绎不绝。正在出神之际，忽见对面来了一人，望见狄公在此，赶着站下，要来招呼。见他旁边有两三个闲人，又不敢上前来问。狄公早已看见，不等他开口，说道：“洪大爷从何到此？今日真是巧遇，就在这店内歇罢，两人也有个陪伴。”那人见他这样，也就走上前来。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却说狄公在客店门首，见对面来了一人，当时招呼他里面安歇。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洪亮，奉了狄公的差遣，令他在昌平四乡左近，访那六里墩的凶手。访了数日，绝无消息，今日午后，也到了这镇上，此时见天色已晚，打算前来住店。不料狄公先在这里，故尔想上前招呼，又怕旁人识破，现在见狄公命他进去，当即走上前来说道：“不料先生也来此地，现在里面哪间房里？好让小人伺候。”狄公道：“就在这前进过去中进那间下首房屋，你且随我来罢。”当时两人一同进内。到了里面，洪亮先将房门掩上，向狄公道：“太爷几时来此？”狄公即忙止道：“此乃客店所在，耳目要紧，你且改了称呼。但是那案件，究竟如何了？”洪亮摇头道：“小人奉命已细访了数天，这左近全没有一点形影。怕这姓邵的已去远了。不知乔泰同马荣可曾缉获？”狄公道：“这案虽未能破，我今日在此又得了一件疑案，今晚须要访问明白，明日方可行事。”当时就将卖药遇见那毕老奶奶的话说了一遍。洪亮道：“照此看来是在可疑之列，但是他既未告发，又没有实在形迹，怎么办？”狄公道：“本县就因这上面，所以要访问。今晚定更之后，汝可到那狭巷里面巡视一番，究看有无动静，再在左近访他丈夫身死时是何景况，现在坟墓葬在那里，细细问明，前来回报。”洪亮当时领命，先叫小二取了酒饭，在房中吃毕。等到定更以后，约离二鼓不远，故意高声喊道：“小二，你再泡壶茶来，服侍先生睡下，我此去会个朋友，

立刻就来。”说着出了房门而去。小二见他如此招呼，也不知他是县里的公差，赶着应声，让他前去。

洪亮到了街上，依着狄公所说的路径，转弯抹角到了狭巷，果见一个小小矮屋。先在巷内两头走了数次，只不见有人来往。想道：“莫非此时尚早？我且到镇上闲游一回，然后再来。”想罢，复出了巷口，向东到了街口。虽然是乡镇地方，因是南北要道，所有的店面此时尚未关门。远远见前面有个浴堂，洪亮道：“何不此时就沐浴一次，如有闲人，也可答着机锋，问问话头。”当时到了里面，但见前后屋内已是坐得满满，只得在左边炕上寻了个地方坐下，向着那堂倌问道：“此地离昌平还有多远？这镇上共有几家浴堂？”那个堂倌见他是个外路口音，乃道：“此地离城只有六十里官道，客人要进城么？”洪亮道：“我因有个亲戚住在此处，故要前去探亲。你们这地方，想必是昌平的管辖了。现在那令县姓甚名谁？哪里的人氏？目下左近有什么新闻？”那个堂倌道：“我们这位县太爷，真是天下没有的。自他到任以来，不知结了多少疑难案件。姓狄，名字叫仁杰，乃是并州太原人氏。你客人到迟了，若是早来数日，离此有十数里有个六里墩集镇，出了个命案甚是奇怪。这客人五更天才由客店内起身，天亮的时节倒被人杀死在镇口，不知怎样又将尸首讹错，少年人变做有胡须的，你道奇也不奇？现在狄太爷已相验过了，标封出示招人认领呢！不知这凶手究竟是谁。出了几班公差在外访问，至今还未缉获。”洪亮道：“原来如此！这是我迟到了数日了，不然也可瞧看这热闹。”说着将衣服脱完，入池洗了一会。然后出来，又向那人说道：“我昨日到此，听说此地龙舟甚好，到了端阳就可瞧看。怎么去岁大闹瘟疫，看了龙舟就会身死的道理。”那个堂倌笑道：“你这客人，岂不是取笑！我在此地生长，也没有听见这个奇话。你是过路的客人，自哪里听来？”洪亮道：“我初听的时节也是疑惑，后来那人确有证据，说前面狭巷那个毕家，就是看龙舟之后死的。你们是左近人家，究竟是有这事没有呢？”那个堂倌还没开言，旁边有一个十数岁的后生说道：“这事是有的。他不是因看龙舟身死，听说是夜间腹痛死的。”他两人正在这里闲谈，前面又有一人向着那堂倌说道：“袁五呀，这件事最令人奇怪。毕顺那个人那样结壮，怎么回家尚是如常，夜间喊叫一声就会死了！临殁时节还张着两眼，真是可怕。听说他坟上还时常作怪呢。这事岂不是个疑案？他那下面儿，你可见过么？”袁五道：“你也不要混说，人家青年守节，现在连房门不常出。若是有了别故，岂能这样耐守。至说坟上作怪，高家洼那个地方，尽是坟冢，何以见得就是他呢！”那人道：“我不过在此闲谈罢了。可见人生在世如浮云过眼，一口气不来，就听人了。毕顺死过之后，他的女儿又变做哑子，岂不是可叹。”说着穿好衣服，望外而去。洪亮听了这话，知这人晓得底细，复向袁五问道：“此人姓什么？倒是个口快心直的朋友呢。”袁五道：“他就是镇上的铺户，从前那毕顺绒线店就在他家间壁。他姓王，我们见他从小长大的，所以皆喊他小王。也是少不更事，只顾信口开河不知利害的人。”洪亮当时也说笑了一声，给了澡钱。出来已是三鼓光景，想道：“这里虽有些眉眼，但无一点实证，何能办事？”一路想着，已到了狭巷。又进去走了两趟，仍然不见动静，只得回

